



工上鵬 著

拔劍舞天風

黃河出版社

拔劍舞天風

江上鴻 著

(上 册)

黃河出版社

風天舞劍拔

江上鴻 著

(下 册)

黄河出版社

拔剑舞天风

江上鸥 著

黄河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济南大纬二路325号)

济南市中印刷二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22 字数450千字

1990年7月第1版 1990年7月 济南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0000

ISBN 7—80558—145—2

I·27 定价：9.60

目 录

(上 册)

- 一、 黄绫劫…………… (1)
- 二、 龙争殃群臣…………… (12)
- 三、 喋血仇如海…………… (25)
- 四、 绝世奇功…………… (34)
- 五、 银河剑法…………… (52)
- 六、 英雄擂…………… (63)
- 七、 孤胆会群魔…………… (74)
- 八、 妖姬情露…………… (89)
- 九、 秘渡扬子江…………… (103)
- 十、 钦差之死…………… (115)
- 十一、 虎穴相亲…………… (133)

- 十 二、寻敌高邳州…………… (152)
- 十 三、怜香南官雁…………… (172)
- 十 四、遇险石佛寺…………… (185)
- 十 五、勇破天雷掌…………… (197)
- 十 六、夜闯汉王府…………… (218)
- 十 七、“神机军师” …………… (236)
- 十 八、野村凤求凰…………… (247)
- 十 九、朝覲见怪状…………… (267)
- 二 十、状元楼…………… (286)
- 二十一、黄河波诡…………… (296)
- 二十二、迷魂庄…………… (312)

目 录

(下 册)

- 二十三、 神龙见首不见尾…………… (337)
- 二十四、 真假皇太子…………… (346)
- 二十五、 社燕秋鸿…………… (367)
- 二十六、 护天大法…………… (384)
- 二十七、 龙洞探母…………… (393)
- 二十八、 遇险洞庭湖…………… (405)
- 二十九、 妖女红蝴蝶…………… (417)
- 三十、 奇遇聚宾楼…………… (434)
- 三十一、 毒蛇吐信…………… (444)
- 三十二、 又是一个陷井…………… (454)
- 三十三、 情仇一笑间…………… (464)
- 三十四、 血战蛤蟆谷…………… (479)

三十五、美女蛇与羽衣客·····	(491)
三十六、血光之灾·····	(504)
三十七、绝尘师太·····	(516)
三十八、夜袭湖心岛·····	(531)
三十九、兵发乐安州·····	(546)
四 十、大战众魔头·····	(557)
四十一、是国贼还是家父·····	(569)
四十二、绵绵血海仇·····	(583)
四十三、计霸人妻·····	(602)
四十四、谋杀人夫·····	(621)
四十五、悠悠长梦醒·····	(636)
四十六、神龙见首又见尾·····	(647)

一、黄绫劫

亢龙有悔，与时偕极 ——周易·乾卦

解：阳气达于极盛。盛极必衰，草木
由春至夏至秋，盛极必衰，龙亦
由亢而有悔，一切与天时偕极的。

一只红眼、乌喙，浑身洁白的鸽子飞出绕金珠的琐窗，飞出窗外护金红阑干，飞上玉德殿脊，落在琉璃瓦上，缓缓地摇了几步，轻轻地一纵，两只黑爪落在玉德殿脊怪兽“蛮吻”头上。红眼珠环顾左右，看见对面琐窗内那发束银冠的青年王子在频频挥手，于是，双爪一弹，双翅紧扇，离开巍巍大殿，越东金流水、亘长街，出红墙，过午门、天安门、箭楼尔后腾上云霄，直向南方飞去了……

宫殿内的王子望着消失在远方云空中的鸽影，双手合十，默默地祈祷。他希望那信鸽能将十万火急的绝密探报平安送抵乐安州。

原野上。青青的原野上有一条赫色的小道。

突然象射来一支箭，一支灰黑色的利箭，那物象狼、似犬，疾翻着四个蹄爪，腰弓起弹直，尾似舵，拖在身后水平摇摆。似从草尖上掠过的一道黑风。

这道黑风转眼就从驿道转弯处消失了。

那是一条犬。

是一条猎犬。

象小牛犊一般壮实，灰色的毛，灰色的蹄爪，那鼻尖油润润的，也是泛着灰褐色的光。唯有长长的舌头是血红色的，呼呼地喘着粗气，象西域来的匠人手里掀动的羊皮气囊。

泰山巍巍，插入暝色中。泰山西边的这条驿道上人迹已开始渺寂，唯有那猎犬还在狂奔。前边有一个村庄，酒旗高挑，村边供人们歇脚的茶亭已收了摊子。唯有村东酒馆还烛火辉煌。

灯影里，人影绰绰，呼五喝六，酒正阑酣。

“汪汪汪！汪汪汪！”犬吠声声若响瓮，屋子里喝酒的人听见声音，慌忙迎出来。为首的这一个，身上穿着白色紧身衣，双排扣密密，十分合体。腰上束着一条五指宽的白色练功腰带，腰带上斜插着一把倭刀，不同之处，倭刀鞘是漆黑的，刀把上系着一幅尺半长的白绫。此人姓朴名虎，绰号“长白雪貂”。身后紧跟的这一个虬髯方面，戴一顶黑色范阳笠，着玄色英雄衣，粗看腰间是一条胳膊粗的黑色腰带，细瞧方知是盘旋了两道的龙虎软鞭。此人姓艾名啸天，机警灵巧又会一手水上功夫，江湖人称“海河狸”。

那两人出得门来，恭恭敬敬朝吠犬一长揖，那狗伸出舌

头舔舔两人的手表示亲热，随后将两只前爪分别搁在两人手上。这时，“长白雪貂”朴虎和“海河狸”艾啸天身后，“嗖”地纵出一个矮小瘦弱的中年人，此人獐头鼠目，外表似病夫，其实手脚十分轻灵，他叫阮中林，绰号“天猫”。阮中林手中拿着一条乳猪腿递到猎犬跟前，让它嗅了嗅，那猎犬便张开嘴用牙去叨，瘦“天猫”趁机将猪腿一下填进猎犬喉咙，说声“起”！只见“长白雪貂”朴虎与“海河狸”艾啸天各执一条犬腿，那猎犬还没有反映过来，阮中林身形快捷，从“长白雪貂”腰间抽出倭刀，刀光一闪，“嗤！”一道红线飞起，两人手上一用劲，五脏六腑一起亮到了灯光下，扑鼻而来的是一股血腥味和内脏那特殊的骚臭气味。那瘦“天猫”上前伸手摘取内脏。猎犬性子硬，拼命挣扎，决意报切腹之仇，不料骨鲠在喉已无法合拢那张利牙大嘴，只有呜呜哀叫静以待毙。

眼看这血淋淋的场景，屋里屋外围观的人无不怵目惊心。那“天猫”阮中林两手沾满鲜血，正一点一点地捋着狗肠，翻着狗肚，稍顷用倭刀一挑，欣喜地喊道：“找到了！找到了！”说话间摸出了一个黑色的蜡丸。

“长白雪貂”朴虎和“海河狸”艾啸天闻听东西已经找到，甩手一扔，把那猎犬抛出去十几丈远，回身跟着“天猫”阮中林回到了酒馆。凑着“太白遗风”下那支大蜡烛，掰开了黑色蜡丸，露出了白色丝帛，现出了一幅黄绫，“长白雪貂”一声断喝：“且慢！伙计们，退下！”

那些瞪大眼睛想瞧个究竟的人，不敢不遵命令，纷纷退回到各自的酒桌上。

酒家不知趣，依然好奇地凑上去想窥个希罕，“啪”，

白衣汉子抬手抽了他一个耳光，竟将他身子打飞出柜台，跌到了门外。

这时，他们三人围上去用背挡着外人的视线，“天猫”阮中林展开黄绫，只见黄灿灿不见一字，三人不禁面面相觑。“天猫”阮中林说：“哎，是要用火的……”

“长白雪貂”点头称是，随手接过黄绫朝烛火上送，只见“嗖！嗖！”一阵奇怪的阴风从三人耳边吹过，那风不算强烈，却很阴柔，似内力引动的掌风，“噗！噗！”把几支烛火一一扑灭了。

“海河狸”艾啸天大声吼道：“掌柜的，取火种来！”

“喂！来了！来了！”随着应声，老板娘从后面取来了火种，重新点着蜡烛。

朴虎端起烛台，用手挡着光，阴鸷的目光朝上边逡巡，只见屋梁上空空荡荡，任啥物也没有！

艾啸天道：“哎！哥哥多虑了，满屋子的人，不必担心……”话声未了，阮中林“咦”了一声：“密令呢？”

“长白雪貂”、“海河狸”这才醒悟，是啊，那写有密令的黄绫已经不翼而飞了！

“海河狸”艾啸天自责刚才大意，一下想到老板娘从屋里出来，很可能是她搞的鬼。便骂声“臭婆娘！”探手将龙虎软鞭取下来，“啪！”的一声，击在柜台上，顿时将柜台击断，酒瓮打进，酒香四溢。

“快交出黄绫！要不别怪老子不客气！”

那婆娘也是见过世面，上过台盘的，哪吃这吓唬，嘴跟炒料豆似的叭叭个不停：

“哟！黑大爷，今儿个是灌多了黄汤了怎么着，开了那

物的膛，闭了那物的嘴，轮到你来充……”

“啪！”艾啸天龙虎软鞭横扫过来，那婆娘杀猪也似地叫喊了几声，抱头鼠窜，但去已迟也，鞭梢扫击在老板娘那脚踝上，顿时传来“喀嚓”骨裂声。

阮中林正想再补一脚，忽听窗外有人喝道：“天猫！难道你学了那武林功夫是专为对付女人的吗？”

“牛……”天猫一矮身形，一招“燕子穿堂”飞跃到门外，四下巡逡，然而无有人影。他连声呼唤：“牛大侠！牛大侠！”

朴虎、艾啸天紧随过来，问道：“哪个牛大侠？”

天猫阮中林还未及回答，不远处树林子里有人发出阵阵讪笑：“什么牛大侠，老子是老牛的祖宗野牛！黄绫在这儿！”

朴虎问道：“是他吗？”

阮中林摇头：“不是！”

艾啸天急喊道：“还不快追！”

朴虎和艾啸天、阮中林三人使出轻功提纵术，纵腾飞跃分三路包抄前边林子里那发出笑声的地方。然而，犹如荒坟鬼火般，那声音竟上上下下飘忽，无个定点。三人追得火起，那人越是讪笑讥讽得紧：“什么长白雪貂，不过是黑龙江边打洞的草鼠！什么天猫，不过是馋嘴的尖嘴獭猫！什么海河狸，都是一些无教养的牲畜！”

朴虎、艾啸天、阮中林三人的鼻子都气歪了。艾啸天大声吼道：“王八羔子留下姓名来，不要这么作践你爷爷！”

“问我姓名么？听正，老子本姓郝，名字叫巴巴，你若大声喊，马上就出来！”

“郝巴巴！”艾啸天真地大声喊起来。

“长白雪貂”朴虎猛然醒悟：“奶奶的，他讨你的便宜！”

艾啸气得暴跳如雷，“郝……我非给你算这笔账不可！”

“老账要算，不是今宵，留尔脑袋在，明朝当夜壶！我去也！”话音未落，只听见“嗖嗖嗖！”三声风响，精芒所指，直袭三人要穴，那人于夜暗中发射暗器，而且都是奔要穴而来，不是高手哪里有这么利落准确。朴虎、艾啸天、阮中林三人听风辨器，急忙避过，哪知道第二支暗器已经无声无息投入他们的发际，擦着头皮凉森森地就象贴着了蛇皮。拔下来一看竟是林间松针，三人都没有想到对手会有这一招。前面是带响的精钢弹力珠，此珠小不盈分，然而击中敌手后会弹开一个罅隙，里面射出一根微小的三叉戟，正是那三叉戟前端喂有毒药，凡中此毒，强者不过周日，弱者只要四个时辰便目现青兰、血呈乌黑，中毒而亡。尔后发的不过是树林间随手摘来的树枝，这树枝经内力催发能变得象钢针一样坚挺，已经不是一般的功力了。逢此对手三人虽有些心悸，但是丢失黄绶罪责非轻，就是泼上命也要想法夺回来，否则不好向主子交代。一声招呼：“小的们上！”只见酒店里那些食客举起灯笼火把纷纷向树林子跟前围过去，这些食客原来都是三位健士的随员。

“长白雪貂”朴虎手握倭刀守在出树林子必定要经过的一条小道上，“海河狸”艾啸天持龙虎软鞭在一边跳骂：“他奶奶的，你小子是个缩脖龟还是缩脖王八，拿了老子的东西装孙子呢！”

艾啸天骂得正紧，突然有人在身后拍拍他的肩膀，只见火光里冒出个英俊后生来，艾啸天打量那人，见他穿一袭圆领绣袍，腰束坠麒麟绦色丝绦，脚蹬轻底快靴，背上斜背一柄晴雨伞，脸上透着一股刚毅英武之气。“黄绫是你拿的？”艾啸天返身一把抓住那后生的衣衫喝问。

“是又怎么样，不是又怎么样，请我一顿老酒？”

“呸！小偷！”艾啸天抖起虎筋龙骨软鞭便打，这一招“立劈华山”打下点，如果正着，那么后生准得分为两下。谁知那后生不慌不忙一拧身，只听嘭的一声，鞭打在那后生斜背的伞上，说也怪那伞竟如皮鼓一般，将龙虎软鞭反弹回来，几乎震脱了手。艾啸天知道此人不好对付，哪敢怠慢，坐腰吸了一口气，立刻变招，“乌龙探爪”，软鞭奔那后生底档。那后生似乎熟知这鞭的路数似的，左腿“大片马”往起一飘，脚尖奔艾啸天的左手拐轻轻一触，立刻叫他麻筋抽搐，浑身震颤。

“海河涯”也不示弱，右手鞭就劲“千军卷席”一招大扫荡，后生忙纵起身子，但是不等他落地，艾啸天反手又磕，那后生“旱地拔葱”一个倒背手取过背上的伞，一按机关“嘭！”地一声，伞面张开似一张盾牌。艾啸天左一鞭右一鞭就象擂鼓一般累得气喘吁吁如同老牛喘月一样，可怎么砸也是近不了他的身。一旁“长白雪貂”朴虎气不过这种调侃，舞动那把倭刀，“呀！呀！呀！”叫喊着斜砍那人的双肩，那人一边应付龙虎软鞭，一边与“长白雪貂”的倭刀厮缠。俗话说得好，剑走轻，刀走黑。这倭刀可是既狠又辣，刀刃锋利尖似剑，既有刀的用途，砍、斫、劈、挂、抹、剝，又有剑的展、刺、挑、点、剖、划。“长白雪貂”的刀法严

谨，步法沉稳，防守自己的下盘，使人有一种落地生根之感，手中快刀抡转竟如一轮风车，刀光裹着身影似乎任什么坚硬的东西只要卷进这风轮中便粉身碎骨。然而那人绝无半点惧怕，再一按机关，那伞面猛然弹出，伞柄竟然是一条精钢金棍，虽不象孙悟空那金箍棒可以随着咒语变化，却在迎风舞动时有所收缩。那人使起来得心应手，俨然是一条齐眉棍，不同的是棍子头上有挂伞面用的勾角，使用起来既可当枪又可当勾镰，那人棍法奇诡，险招连连。“长白雪貂”刚猛异常，刀光如电，完全是拚命的架式，只见他一招“横刀斩柱”，倭刀带着风声直砍对方肩井。那人认得此招厉害，金棍一支地，身子弹起一式“蝙蝠飞天”腾起二丈有余。“长白雪貂”变化招式跃起身子，刀尖刚好够着那人的靴底，那人身子弹起，脚尖正好踩在艾啸天的头心，脚拇指稍一用力，点住艾啸天的天门。这一招十分狠辣，如果不能避脱，那么性命休矣。艾啸天心知不好，急匆匆跌扑后翻，用足去踢他的手腕。那人变招避过剪刀似的双足，艾啸天一落地，刀、鞭便一齐斫击而去，鞭如“黑鳞探信”，刀似“灵犬吐舌”，眼看着左右夹击无了退步，情势十分危急，那知“彭”然一声，金棍上端居然射击出两团迷目的火焰，顿时刺得“长白雪貂”朴虎和“海河狸”艾啸天双目难睁，那人疾速撤步棍头左一点，右一挑，击落倭刀，挑飞龙虎软鞭。二人大惊失色，一旁观战的“天猫”阮中林贼手迅疾，抢过倭刀和龙虎软鞭，一声喊“跑！”三人心寒，不敢再恋战，一声唿哨，带着那些随从奔逃而去。

那人哈哈笑着唱道：“休怪老子用火烧，
只因尔等都有毛。”

他日再见尔横行，

油煎貂鼠烹老猫！”

那人戏谑了一番，收起自己的兵器，装上伞面背好，乐呵呵地哼着山歌上道，没出十丈远，冷不丁见道中间一道黑影墙似地拦住了去路。

“站住！”

“哈！才送走了黑鱼，又来了螃蟹，怎么？断道来啦！你是那方毛贼，先通个姓名怎么样？”

“哼！我们中间确有一个是毛贼，快缴出黄绫！”说话的娇叱不已，分明是个女子。只见她骑在马上，一手勒着辔头，一手按着长剑，虽看不清眉目，却也可以想象得到是怒容满面。

“什么黄菱白菱的，想吃菱角到中秋！大姑娘、小妮子的骑着马要吃的，也不怕泰山老母生气！”

“休得罗唆！看剑！”那女子让他调侃得恼羞成怒，两足离蹬，一个“鹞子翻飞”从马臀向后跃落，不等脚踏实地便连连蹉步转身上云歇步，身带剑转“顺风扫莲”。那人连声说：“嗨嗨嗨！你这小妮子好不懂事理嗨！大叔身上又不痒痒，你来扛的什么！”嘻笑归嘻笑，那冷峻剑气横袭而来时，他还是处处小心的。只见他“一鹤冲天”腾起了身子，让剑在脚下扫过。

那女子紧接着收势变为“清流穿鱼”，剑尖斜挑那人下盘。

那人身形一晃，一招“怪蟒翻身”，双脚一剪反奔敌手肩膀。

那女子不示弱，叉步撩剑“犀牛望月”紧接转身并步下